

黑沉岛

第一季

DARK FALL

沦落

她是灵玄祭师召唤的解救者，还是诡谲阴谋的猎物？

翻开书页的手指因为即将沉沦传奇而颤抖……



(澳) 伊莎贝尔·卡莫迪 著

邱望生 译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第一季
黑沉岛

D A R K F A L L

沦落



(澳) 伊莎贝尔·卡莫迪 著

邱望生 译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沦落/(澳)伊莎贝尔·卡莫迪著;邱望生译. —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8.2

(黑沉岛系列)

ISBN 978-7-5411-2657-4

I. 沦… II. ①伊…②邱… III. 长篇小说-澳大利亚-现代 IV.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3562 号

Copyright © Isobelle Carmody, 1997

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 (Australia)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黑沉岛 [第一季]: 沦落

HEI CHEN DAO: LUN LUO

伊莎贝尔·卡莫迪 著

邱望生 译

责任编辑 胡 焰
封面设计 SEDUCE 设计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印制 喻 辉
责任校对 程 于等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657-4

开 本 700 mm×1000 mm 1/16

字 数 380 千

印 张 22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3 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 610031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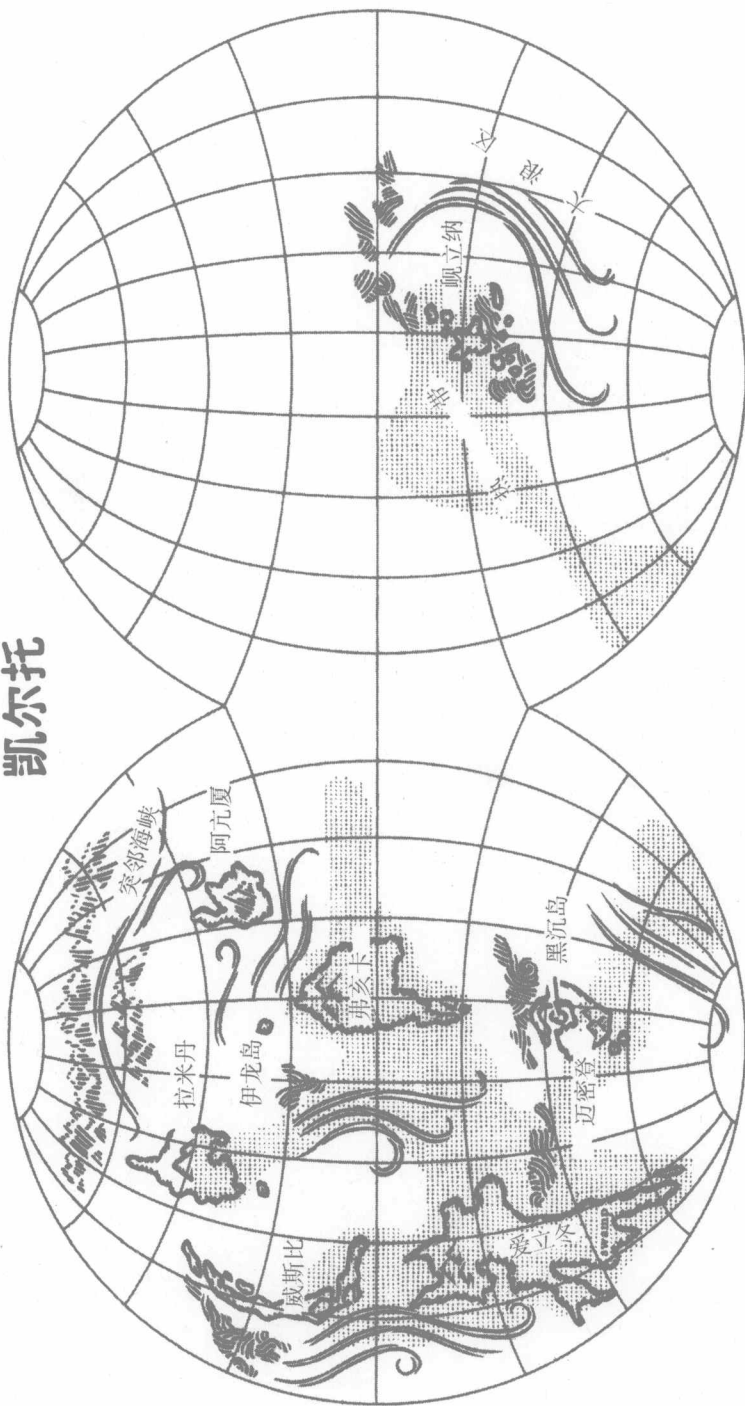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凯尔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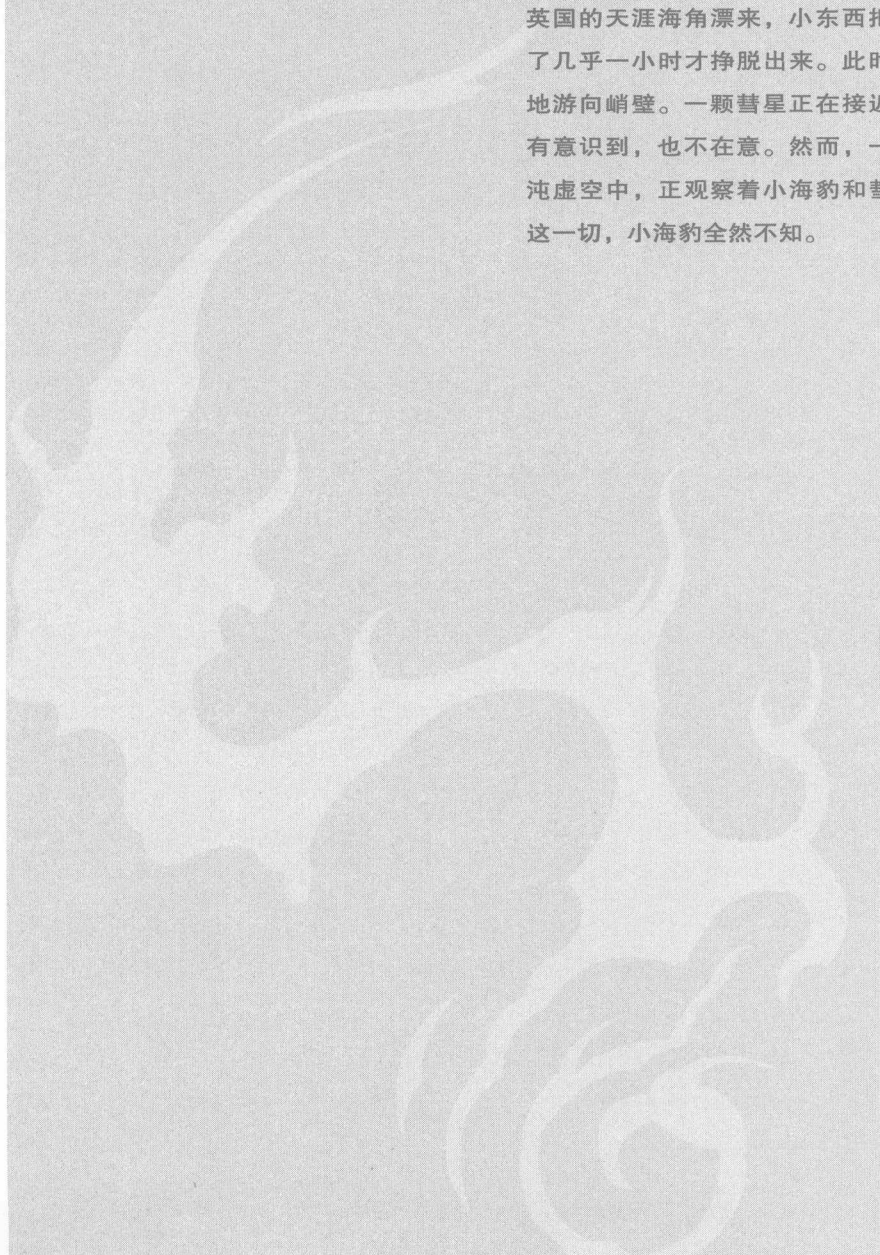
冰川



热带



红藻礁



漫长的极昼就要开始，一只小海豹在迷宫般的碎冰窟中小心翼翼地游动。自它降生以来，连续六个月都是极夜，年轻的它还从未见过太阳。也许小海豹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，可眼下它正全神贯注于别的事情。头天夜里，一只白色的超市塑料袋随海流而下，从英国的天涯海角漂来，小东西把头钻了进去，花了几几乎一小时才挣脱出来。此时，它正精疲力竭地游向峭壁。一颗彗星正在接近地球，小海豹没有意识到，也不在意。然而，一只慧眼深藏在混沌虚空中，正观察着小海豹和彗星的到来。对于这一切，小海豹全然不知。

序 曲

第1章

开天辟地之时，

宇宙乃是混沌虚空一片，充满了原始、疯狂和无序，

但是世间万物都努力协调，挣扎着呈现自己的初始形态。

终于，混沌虚空中有一脱颖而出者，它就是世界的造物主歌。

——俊麒灵之传歌

大海平静如镜，倒映着苍白的天穹和浮云，天地之间朦胧不清，浅蓝色的沧海与灰白的天空融合在一起，黄昏即将来临。

恩贝儿眺望着爱琴海，她的那只好眼睛停留在停泊在远处海面的轻舟上，死死地盯住每件东西，好像要把它们深深地留在记忆里。面前桌子上的酸奶黄瓜和烟熏鱼几乎还原封不动，她心不在焉地从衣袋里摸索出药盒，把一粒小小的黄色药片倒在手心里，一仰头，干咽了下去。

格琳在一旁默默地看着，在她眼里，恩贝儿就像下面那倦怠的海水，苍白无力，心里究竟想些什么旁人一点也看不出来，无法知道她的感受，因为她身上只剩下对周围环境的反射。

不过她的头发倒是个例外，全身上下，唯一能给人激情感觉的就是她活泼的红头发，披在双肩上，像一簇簇上卷的火苗。

正是她那火一样的秀发，让人无法相信她是个将死之人，你不可能设想那活跃跳动的火苗会熄灭。有时，格琳甚至以为那头发在恩贝儿去世时会从头上飞走，就像凤凰涅槃，从灰烬里升华。

格琳微微地摇了摇头。她曾经决定在度假期间不再去想疾病和死亡；在这个远离家和医院的地方，生病可是她们担心的事情。今天是她们在希腊群岛的最后一天，要不是看见药片，她几乎就忘了此事：明天她们就该回家了，将回到日常生活中去。

其实，格琳自己也不太明白现实生活究竟有何意义？无论是在家里或是旅行中，她好像总是在等待，等待有人告诉她生命的价值所在。格琳虽然身体强健，却感到内心空虚，生活暗淡无色。

就连病恹恹的恩贝儿都活得比她更有意义，虽然后者完全沉于死亡的阴影中，身体不算健康，但她却设法让音乐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眼下她们活得很宽裕，因为恩贝儿谱写的哀乐在市场上有很大的需求量。她不在意自己哀乐售价的高低，或

别人究竟拿去派了什么用场，她感兴趣的只是创作哀乐、抒发自己的情怀。格琳雇了律师和会计，并亲自出马和商人们交涉。恩贝儿她每时每刻都受到疾病的限制，随时都得考虑生病的因素，因此从未质疑过自己生命的意义。她俩一回到家，治疗又得开始，恩贝儿得去医院检查，看新药是否起了作用，是缩小了体内的肿瘤，还是仅仅阻止了它的生长。对于这次旅行，医生压根儿就不同意，因为治疗她肿瘤的新药还处在实验阶段，可能会有副作用，甚至可能带来幻觉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她们还是走出来了。“药有副作用又有什么关系？”恩贝儿低语道，她已心如死灰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在她平静如水的外表下，她早就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多久。

“来点甜点吧，小姐？”

服务员双眼盯着两个少女中身材娇小的那一个，久久不能移开。如此精美绝伦，只是白得像一尊蜡像，当然不包括那一头鲜亮的红发。几天前，知道这两姐妹会住在岛上时，他已经和另一个服务员蒂米瑞谈论过她们。她们这么年轻，大概只有十七岁，身边没有陪伴。在旅游旺季时来，却不像其他的旅游者，在海滨沙滩上待上一天，高谈阔论，卖弄风情，晚上又急忙赶回岛上设有迪斯科舞厅的高档宾馆里。也不像另类旅客，长期逗留，但永远不属于这里。

她们不和别的游客交往，更愿意住在便宜的旅馆里；不买旅游纪念品，不参观历史悠久的废墟古迹；不喝酒，不舞蹈，不潜水，不晒太阳，也不摄影。

她们表现出某种期待，好像在等待某件事情的发生，或者某人的来临。蒂米瑞认为她们来这里可能是哀悼某位死者，尼克斯则不敢肯定。

听说她们是孪生姐妹。不过这也太离谱，她俩看上去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：恩贝儿小巧精致，弱不禁风，就像她姑父称呼她的一样，是个袖珍维纳斯。另一个，尼克斯永远也记不住她的名字，长得比大多数的男人还高，体格瘦长，肌肉强健，每天早晨都在灼热的空气里围着整个岛子跑步。她双腿修长，走路来却像个男人，跨着大步，双臂还自信地前后摇摆。可是和人谈话时，她要么不知如何回答，要么就惊恐得像只小鹿，或许她的听力不太好。略带白色的金发长长地披在脑后，发质粗得像骡子的鬃毛。

蜜色的暗淡双眼是她俩唯一的共同点，也算是家族的特征吧。

尼克斯发现自己更欣赏娇小的恩贝儿。她既不跑步，也不游泳，只是坐在阳台的阴凉处用纤细的手指拨弄着吉他，还不时地停下来，在一个小本上涂写着什么。有时她也唱歌。歌声悦耳，让人着迷，只是太柔声细气，有时几乎让人听不清。她真是人如其名——恩贝儿，就是炭火的余烬，轻风一吹便四处飘散。

“不用，谢谢，来点茶就行了。”金发姑娘一边用面包抹干净了最后一点酸奶酪，一边替姐妹俩谢绝了甜点。

尼克斯回到厨房，心里纳闷为什么她俩一个也不和他调情，他可是个美男子。

他如此自信是因为许多女性游客都这样告诉他，并且在照相时都请求和他站在一起。也许她们回家后就可以指着照片告诉朋友说他曾是她们的情侣，尼克斯对此可并不反感。

“她们只要茶。”他心不在焉地告诉厨娘索非亚。

“你没有让她们要甜点？”蒂米瑞问道。

尼克斯横了他一眼。

“茶，”索非亚蔑视地耸了一下肩，“我听说她们明天离开，”她从茶桶里汲了一满壶，“她们乘渡船到主岛。”

蒂米瑞和尼克斯鄙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废话，除了乘船还有什么方法能去主岛呢！

厨房门开了，进来一个干瘦老头，张开没有牙齿的嘴，冲着他们笑。“阿利你来了？”索非亚对兄弟的到来表示欢迎，“你会给美国人演奏吗？”

“来了有钱的美国游客？”

蒂米瑞哼哼作答道，“没有，就两个澳大利亚妞。她们来时就带了一个背包，也没有买旅游纪念品。”

“澳大利亚妞。”阿利嘴里重复着，表情有点莫名其妙的痛苦。

“唱两首，”索非亚坚持要求道，“这样，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，说我们这里有音乐表演，其他的旅游者就会蜂拥而至。”

“旅游者常常光顾的地方是：食物质量低劣，价钱昂贵，而音乐喧闹得要损害人的听力神经。”阿利一边评论，一边经过外廊进入餐厅，坐在了接近门口的地方，演唱时他喜欢感受声波的回荡。他的心情平静下来，暂时忘记了他儿子那无休止的，要他到雅典去的唠叨。当手指开始弹拨起他那被损坏的吉他时，阿利感觉到今天的大海比往常更加喧闹不安，而且是持续的喧闹不安。按照祖传的习惯，在他的心中，他演奏的第一支歌曲是献给大海的。

当黄昏降临时，

幽歌四起，

你会去听么？

你会踏上月光粼粼的潮汐么？

你会用歌声呼唤迷途羊羔回屋么？

歌是用英文演唱的，音色悦耳，他心里暗自奇怪这支歌曲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有吸引力。

它来自一篇古老的长诗，讲的是一匹马在寻找自己的女主人的途中失蹄淹死的故事。那马熬不住精神上的思恋，出来寻找自己喜爱的女主人，却全然不知她已经

死去。这是一首民谣，因为音调太复杂，连他爷爷也很少唱。爷爷曾经说过歌曲来源于传奇时代，是神灵传给自己的祖先然后保存下来的。爷爷强迫阿利学会这支歌。练习时如出差错，爷爷的手指节就会毫不客气地敲在头上。阿利恨他爷爷，恨吉他和那首曲子，但是他也懂得家规，知道来之不易的东西的宝贵。他曾设法把歌传给自己唯一的儿子，可儿子没有一点音乐细胞，他的手指痒痒时，情愿去偷钱袋子也不愿意去拨弄吉他的琴弦。

阿利的手指比起过去来已经粗胖多了，失去了灵活。演奏时，他感觉到了前额上的汗珠。弹奏这支曲子很需要技巧，他现在老了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突然间，他有一种预感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演奏爷爷宝贵的歌曲。他技艺平平，不得不全力以赴，把虚弱的心声倾泻进了那古老的曲子。他后悔年轻时在音乐上没能有所建树，为今后再也听不到这支歌曲而深感遗憾。他欲哭无泪，作为一个真正的乐师，他将自己的悲切融入音乐之中。

歌词是英语的，带着浓浓的地方口音的歌声冲击着那越来越浓的夜色，波浪对海岸悄无声息的碰撞似乎也产生了一种原始性的对抗节拍，让歌曲增加了几分野性，丧失了歌手本意上的那种严肃。

哎，阿利认为，音乐就是如此，它会把你带到它想去的地方。

恩贝儿侧仰着头，这是她常有的一种倾听姿势。她脸色惨白，显得有点奇怪而刻板。就此情形，格琳可以判断出今天的音乐如果不是少见的优秀，就是着实的拙劣。格琳自己对音乐是一窍不通，心里没底。对于她来说，所有的音乐都不过是无序的拼凑，一个三岁小孩敲打锅盖的声音和贝多芬的交响曲没有什么区别。虽说这种音律上的缺陷不严重，但足以引起周围人的讥笑。于是，格琳学会了随着歌曲的振荡来掌握节拍，不让人知道她是个乐盲。她可以随着歌声轻轻敲击手指，甚至随歌起舞。她相当喜欢非洲音乐的原始节拍。电子摇滚乐的敲击声似乎能穿透她的胸膛，震撼她的肋骨，但是她很少在家里玩这种摇滚乐器，因为那会给恩贝儿带来痛苦。

“你感觉还好吧？”她身体靠向桌子，凑近她的孪生姐姐。

“这歌曲我在哪里听过。”恩贝儿有气无力地说道。

茶端上来了，温温的，还有点肥皂味。恩贝儿喝着茶，面无表情，但是格琳刚喝了一口，就把杯子推到了一边，打手势让服务生结账。茶沏成了这样，显然是故意的。之前，她还没有注意过岛上这帮人；现在，她开始怀疑这里的人是不是不喜欢游客。她曾经听说过他们往游客杯子里吐口水，甚至还干更坏的事，突然间她为她们即将离开这里感到高兴。格琳觉得弹吉他的老头在她们起身离去时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。

室外，黄昏已成夜晚，空气十分新鲜。在她们步行回去的路上，一轮满月已跃

入夜空，从地平线到岸边，映出一道光斑，闪闪烁烁。

“多美啊！真不敢相信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从这里看到那颗彗星。我想，得有一架望远镜才能清楚地看见它的尾部。看！看！”格琳惊喜地叫出声来，手指向月亮左边出现的一个亮点，“今晚第一颗星。许一个愿吧！”

恩贝儿把手攥成拳头，深深地插进衣袋里。格琳再次希望恩贝儿能把生病的事撂在一旁，哪怕就一小会儿。随后，她又谴责自己太不体谅他人。

“我要去游泳。”格琳宣布道。她真愿意把面前的海当做希腊神话里的那条遗忘河，一跳进去，什么烦恼都会被抛在脑后。

格琳褪去外衣，只剩下黑色的泳衣，跑步跳进水里，双臂用力划动，直向地平线游去。她尽力发泄，拼命向前游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肌腱因用力过猛而抽搐，不过她最终在愉快的疲倦中松缓下来，翻身朝上，开始了懒懒地毫无目的地仰泳。

月光洒在她的肌肤上，像是被镀了一层银色，整个身体成了一尊铂金雕像。不，没有金属那种僵硬感，或许更像是镀了一层水银。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控制了，手脚停止了摆动，让凉凉的海水将她拥抱。她漂啊漂，双眼半睁半闭，仰望着夜空。但愿生活就像游泳或跑步那样简洁单纯，轻松容易，你只需合理利用躯体，发挥最大的气力。

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。瞬间，一切都堕入了黑暗。格琳想象自己是在妈妈的胎腹里，或者是在经历死的感觉吧。

那神话中的遗忘河是冥河的一个支流。冥河是苦难之河，流经了地狱。她皱起眉头，极力想回忆起其他支流。还有哀伤之河，眼泪之河？究竟哪个名字是正确的，她记不清了。还有两条河的名字，她再也想不起来。武术教师温德曾经跟她说过这些河流的名字。温德向来对神话着迷，相信神话是人下意识和无意识的产物，与人的其他的心理状态有某种联系。那就是为什么全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可以流传下相同神话的原因。

他曾告诉格琳说，神话是加了密的真理，是世间的反射，不过这种反射存在幻觉上的扭曲。许多人不接受神话，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人为意识的分类，但是要知道神话来自于人类无意识和下意识之间。在那里，所有东西，任何东西都可能存在。

格琳一回想起温德的声音，浑身就发颤。同时，她也意识到周围的海域如此安静。很奇怪，她好像听到了刚才餐厅里那老头演奏的歌曲。不是音乐本身，而是音乐的振动，好像已经传到了水中。他一定又在演奏了。毫无疑问，他只会演奏一两支曲子，所以不得不反复演奏。声波会在水里传得很远。

突然，海的深处涌出一股冰冷的水流。格琳冷得不能动弹，只能等待暖流的到来。但是海水越来越冷，她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股冷流，整个海水已经变得冰冷。

不知何故，格琳心中出现了鲨鱼的影子。鲨鱼隐藏在朦胧和死亡深处，迅速地

穿过波浪，大张着嘴，锯齿外露，透出死亡的寒气。格琳转过头，开始回游。当她看见自己离开海岸的距离时，大吃一惊，恩贝儿仅仅是一个站在深色海岸上的模糊小点。和朦胧想象中的鲨鱼不同的是，海水可真的冷得浸骨头。寒冷侵入她的肌肤，步步削弱她的力量，让她浑身发抖。

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她的胃开始猛烈地痉挛。

她本能地蜷曲成一团，冰水直呛进肺叶。在濒死前的那一瞬间，她感觉到海水的味道不对。紧接着，她的肺部猛呛，身体猛然弹展开来，露出水面。又一阵咳嗽，她感到窒息。

她在痛苦中喘息，透过涟涟泪眼，眼巴巴地望着岸边，希望恩贝儿能明白她出事了，赶紧找人来营救。

接着，她的手臂和双腿变得完全麻木，身体因不能划水而失去了浮力，向下沉去，一种无名的恐惧攫住了她。在格琳生命的最后几秒钟里，她感觉到有只手拉住了她的手腕。

起先她以为，或者说她下意识地希望是有人在援救；但是后来，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没有被托向水面，而是被一步步拽向冰冷的海底。朝下一看，她似乎见到了一张被深色头发盖住的白脸。

是温德，格琳惊得叫出声来，可是眼前仅仅是一大串气泡。

第2章

造物主歌亲手创造了七颗行星，
火焰之域阿里德，赤红之地达尔，
母性之国凯尔托，光明之域卓里克，
冰心之国洛丽，陨石之地加德，阴影之国德拉喀。
全部的行星都围绕灼热之里卡陵达，秩序井然地旋转。
再远处，就是其他的遥远恒星，它们是天界的眼晴。

——俊麒灵之传歌

格琳连咳带呕，吐出了好几公升的海水，嘴里的咸酸味还一直让她作呕不止，整个世界天旋地转。

“苏伦，她算是幸运，你居然能在黑暗中看见她。”一个男人说道。

“当时如果不是倒霉晕船，我会伏在船边上？我敢保证我什么都不会看见。”说话者喷出的暖气告诉格琳，他就跟她脸对脸。她试图睁开眼，可是怎么也撑不起眼皮。

“她准是从船上掉下去的。”第三个人说道。

“不对，按计划今天可没有其他的船从这一区域通过。她一定是从弗亥卡冲过来的。”第一个说话者语气非常肯定。

“能冲这么远？”

“海浪就是这么来的。我猜想她当时肯定是在愚蠢的弗亥卡人造的小圆舟上玩，然后被大浪冲出尼维安河河口，最后被带到了这片开阔的水面上。小圆舟沉没前肯定还在海上漂了一段距离。这姑娘大概是喝醉了，被水淹之前还一无所知。”

“多么聪明的理论，盖瑞克，只是怎么解释在水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她还没有被吃掉？”

格琳感到很气愤，这些人竟然认为她是个醉鬼。只要还能爬起来，她会一言不发地离开这伙人。问题是她现在根本就无法动弹，更不用说离开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眼下她不但感到麻痹无力，而且胃里还一阵阵地恶心。这种难受让她想起生平第一次醉酒时的情形。那时她已经十二岁了，在饮料柜里摸出一瓶开了盖的波尔特红葡萄酒，仰头灌了下去，这让她难受了好一阵子。有趣的是，现在只要她一生气，那种讨厌的果酒味就会从胃里冒出来。

她再一次试图睁开眼睛。仍然不行，眼皮好像是被胶水给粘住了。

“无论她靠什么漂浮到了这里，她看上去一点不像弗亥卡人，船长。”有人开口评论说。

“看看那腿上的肌肉。你什么时候看见弗亥卡人卖过气力，能有这样强健的肌肉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见过标枪女留着她这种头发？”又有人插言道，说话的大概是船长。

“我可没有说她是个标枪女，但有可能是迈密登人。反正说不清她为什么会在水里。”

“如果她在小圆舟上，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给绑稳就冲出来了。”这是一个姑娘的声音。格琳真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围在周围毫无顾忌地谈论着自己。

“她是弗亥卡人，”船长颇具权威地作了结论，“现在，把她抬到甲板下去。”

格琳感到被好几双手抓了起来，他们的手可真不留情。

“她还真不轻。”抬人者中有一人发牢骚。

“该让她家里人犒劳犒劳我们，送上和她等重的弗亥卡美酒，加上她的旅行费。”

看来人人都想弄清她的来历，格琳都听烦了。她在颠簸中被抬到了下舱。只听见重重的长靴踏在木板上，然后她被放置在一张硬板床上。一双双长靴又离去了，周围的世界还在晃动。

“我们必须返回弗亥卡。”船长宣布道。

“喂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我们还要按时赶到阿亢厦呢。”说话人是首先发现格琳的那个男人。

“可《海事法典》有一条说，如果是为了拯救生命，船的航程有可能，甚至必须中断，苏伦，你可没有紧急事情需要立即赶回去。”

“可你很难证明那姑娘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。如果她不是弗亥卡人，而你坚持返回，你不仅得偿还我的船钱，弗亥卡也不会让你把她留在那里。那么，你将不得不把她继续留在船上，直到把她还给她的亲属，自己还得承担费用。我是说，在你决定改变航程之前，为什么不让她充分恢复，然后自己告诉你她是谁？”

格琳开始纳闷她究竟被海浪推了多远。她懂这伙人的话，但是心里没谱，他们究竟在谈论什么，他们那种轻快的语调让她感到陌生。

好奇心使得她再一次努力，睁开了眼睛。

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小的嵌入式床铺上。船舱非常狭小，舱顶装有木质顶板，木纹漂亮流畅。一条精工雕琢的铁链从舱顶上悬吊下来，上面挂着个罕见的圆火盆油灯，火光四溢。格琳看着油灯晃前晃后，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条什么样的船。

听到响动，她试着转动一下头部，可唯一听指挥的只有眼睛。

格琳使劲往边上瞧，终于看见门通向外面的木梯。梯旁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姑娘，火盆油灯的阴影罩住了他们。格琳心里满是狐疑。

姑娘和年长的男人上身都穿着海盗式的羊毛束腰外衣，下着帆布裤子。男的四肢瘦长，弓腰驼背，灰白的头发用一根窄窄的皮条固定在前额上，椒麻色的胡须被编织成了串串小穗子。面容丰满一点的后生穿得更令人难以置信。一身灰色紧身衣，脚穿软皮长筒靴，肩披紫色长披风。一头极短的黑发明白无误地显示他是个苦行者，鹰一般的脸庞配在了柔软的身体上，像是放错了地方。

格琳突然觉得自己未免荒谬可笑，身体都瘫成了一团泥还能有这种想法。之后，她又觉得没关系，想什么都无所谓，因为她显然只是在做梦。

“她醒了。”姑娘说道。

披紫色披风的年轻人快步来到床边，俯身望着格琳。格琳吃惊地发现他居然长着东方人的眼睛，和他披风的颜色一样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，姑娘？”这是首先从水里发现她的那个男人，名字叫苏伦。她注意到他的头发仍然是湿漉漉的，说话间一股潮气从他的腮帮直冲她的口唇。她试着想说话，可肌肉不听指挥。又一滴水落在她的前额上，她眨了眨眼睛。

苏伦转身面向老头，“她正在聚积精神，如果我没弄错，她能听到我们的话，但是她还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动。恐怕是吞下了苦哑藻。”

格琳昏头昏脑地想起了遗忘河，一定是喝了遗忘河的水，所以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。

“在这波浪汹涌的海面？荒谬！”长着胡须的长者和苏伦擦身而过，公开地看不起面前的这位年轻人，“我，船长盖瑞克，”他对着格琳狂叫道，“告诉我你究竟是谁，是怎样来到这个水域的？”

他的眼睛狡诈地眯成一条线，可面前躺着的格琳却一动不动。

“苦哑藻，”年轻人坚持自己的判断，一面用手蒙住嘴，不想让人看见他在打哈欠，“好了，好了，我有一个解决我们困境的好方法。伊龙岛离我们不远，流放者阿贡医者就居住在那里。他能照顾这姑娘，而且也不耽误我们凌晨到达阿亢厦。”

“除了运送供给，很久都没有海船停靠伊龙岛了，”盖瑞克慢腾腾地说，“很多人都说德拉卡的邪风同伊龙岛的流放者阿贡同流合污。”

“你不会害怕一个医者吧？”苏伦问题里带有一丝嘲笑。

“阿贡何止是一个医者，你假装不知道？不就是想激我？”盖瑞克冷冷地加了一句，“你搞没有搞错，我不害怕任何人。但是如果有人故意去给邪风较劲，那他就是一个傻瓜。”

“要我看，”苏伦说道，“我不相信德拉卡的邪风会跟咱们过不去。各人应该掌握好自己的命运，管它是好是坏。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。与其说邪风带来坏运气，不如说自身就有毛病。老去找外部的原因，我可奉陪不起那个时间。”

“真是个教不聪明的，”盖瑞克申斥道，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。”

“我清楚得很，”苏伦的语气里含有一丝嘲笑，不乏柔中有刚，“如果你说这姑娘必须送医者，那么就应该就近找一个。我得这样坚持，这是我的权利。”

盖瑞克没有吱声，皱起眉头朝木梯走去。

站在一旁的姑娘瞥了苏伦一眼，然后来到格琳的床边，为她抚平毯子，眼里满是同情，“我叫艾瑞丝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因为歌与你同在。否则你早葬身鱼腹了。”

姑娘的说话声好像是从遥远地方传来的。格琳想说自己是个乐盲，听不懂任何歌曲，但是喉咙发不出声来。不过这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她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

格琳在振动中再度醒来，吓了一跳。周围一片漆黑，有人在她的前额上敷了块凉帕。“不用害怕，我们刚刚在伊龙岛靠岸。”有人在她耳边悄悄说。

格琳试着搞清自己的处境——现在是晚上，她在一条海船上。她感到海浪比先前更猛了，甚至可以听得见外面风暴的怒吼声，像一只疯狗，哀号着，咆哮着往舱里扑，船体被碾轧得咯吱作响。

又一次令人发抖的撞击，船体的木结构在压力下吱吱呻吟。

甲板上，脚步声来来回回，伴随着喘气声。

“喂，是船吗？”呼叫声很刺耳，因为周围的暴风雨而听不太清。又是一阵脚步声，木板放下的噼啪声。然后更多的脚步在甲板上走动。

海船再一次和岸边撞击，又一阵叫骂声，接着是更多的脚步声。船舱里，随着火盆油灯的来回摇动，灯光也闪来闪去。

“嘿，靠岸，”盖瑞克呼喊道，声音迎着大风，听不太清楚，“命运之神把你带到了这荒郊野地里，在这么一个倒霉的夜晚，来援助我们。”

接下来是一阵低声交谈和木材的撞击声。过了好一阵，船长走下了木梯，身后跟着一个高个瘦削的男子，褐色头发扎成了马尾巴。他那长长的面孔，在火盆吊灯闪烁的光芒下显得格外的严肃。这张脸可能曾经是英俊的，但是英气已经无存。他看来像悲悼凯瑟琳的希斯克列夫^①，悲伤憔悴，有点精神失常的样子。他穿着磨损的及膝深的皮长靴和一件羊毛制的披风。当他大步来到床边时，披风被风鼓成了漏斗形。

惊慌之下，格琳提醒自己是在做梦，不知道精神病医师会怎么解释眼前的这些奇装异服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梦见当众裸体是忧虑的表现，出现带水的梦被认为是想到分娩，如果梦见奇异的服装又有何解释呢？

“希斯克列夫”看了她的脸之后吃了一惊，好一阵，迷茫中他的举止不再粗鲁。

^① 译者注：英国名著《呼啸山庄》里的主人翁。

“就是这姑娘？”

“难道还有别的？”苏伦冷冷地回答，眼睛瞟着他结有螺状盐粒的披风边脚，露出厌烦的表情。

新来者明显没有答理他。

“我有点好奇，”苏伦镇定自若地继续说，“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，在这里等候？总不会是偶尔出来闲逛吧，天气这么糟糕。”

后者一点不给面子，“我才不闲逛呢，我已经预见到你们会带一个受伤的姑娘来，在这里等你们。万一我那被赌咒的预言不幸又言中一回呢？果然言中，至少部分言中吧。”他转向盖瑞克，“为什么把她送到这里来呢？”

“因为你最近。”盖瑞克回答道。

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阿贡的语气里略有点儿酸酸地逗趣。

当他转身注视格琳时，曲扭出的微笑从脸上消失了，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的脸。格琳看见他鬓角边的一条小神经剧烈地颤动，鼻梁旁一条长长的伤痕在脸上形成了一个难看的疤痕。他无意识地用食指轻轻地抚摩疤痕，然后双手重叠，手心向下，轻轻地按在了格琳的咽喉部。格琳惊奇地感觉到他手心的热度。不久，他的双手移动到她的胸部，然后又到腹部。每一次移动，格琳都感到一股暖气深深地穿透肌肤。

终于他的双手移到了她的前额，手上老茧的搔刮让格琳感到惊恐，因为这一切都太具体，不像一场梦。

阿贡医者撤回手，不断地搓擦，好像格琳的肌肤冻坏了它们。

“除了喉部和胸部，所有的气轮场已经清晰，这两个区域上还有暗色条纹，需要更为长期的检查。”

“我会让船员把她送到你的住所里去。”盖瑞克船长宣布说。

阿贡干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“恐怕不行。鬼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来接她，付我治疗费！你们也不用付费了，我随你们的船去，边行边治疗，权当我的船资。”

“你要离开伊龙岛？”

“我刚才就说了。来这里是我的选择，我以为走也一样。”阿贡冷冷地回答，鬓角的神经狂暴地颤动。

“好的，如果这使诸位都感到满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船了。”苏伦迅速地插了一句。

阿贡挖苦地瞟了他一眼，“我们当然可以，如果你不怕暴风雨把你们给吞没的话。”

“你能预测暴风雨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你又不是黑沉岛的灵幻祭师，能确定有大风暴？”苏伦问得直截了当，“你不会搞错？”